

忆当年

火车上的小桅灯

□ 吴翼民

桅灯通常是船用的,那年代火车上居然也用桅灯。

那年月的春运,在发达的沪宁线上密集行驶着一种名叫“棚车”的客车。所谓棚车就是货车临时应急用作客车之需,兴许前几天还装过猪猡,刷刷干净就载人哩。那时的棚车班次多,容量大,价格只有绿皮客车的一半,可以带足年货,鸡鸭等活货也不受限制,对于大多数短途旅客来说极为便利,连体面的上海人也喜欢与之亲近。

我是乘坐棚车的常客,缘为沪宁线上好几座城市都有至亲,过年探亲坐棚车最是实惠。带几张旧报纸席地而坐,行李可以靠背,若是夜晚,在嘈杂的“咣当”声和喧闹的人声中也可打个盹,只待押车的列车员一声梦呓般的报站声便醒了过来,绝不会误了站点。然则棚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厕所,车厢一角置一便桶,挂一草帘遮着,车晃动,那桶也晃动,一股尿骚味

溢满车厢,只能忍受;但棚车也有美好处,那就是挂在车门口一盏晃动的小桅灯。

小桅灯挂在车门处,既照明车厢里,也投射车厢外,灯光微弱幽暗,若瞌睡的眼,可起催眠作用,也唯其微弱幽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那时,沪宁铁路沿线远不如现在这样昌盛。现在几无城乡之别,城市乡镇真是灯光连着灯光呢,那会儿车门外都是一片漆黑的乡下,棚车的桅灯就显示出了光亮度,与天幕上的星星相仿佛,我会拟想着它就是天幕上的一颗星星坠落到了人间,特意点缀着简朴的棚车车厢,伴随着倦态的旅人度过富有诗意的冬夜;我会拟想现时就乘坐在苏杭的班船上,船头和船尾也挂着这样朦胧的小桅灯,途经某一个水乡小镇,沿码头小街上也闪烁着盏盏昏黄的小桅灯,每一盏小桅灯就是一个小的摊点,一声声“阿要五香茶叶蛋……”“阿要火腿肉粽子……”的叫卖声悠悠地传来,勾起人的乡思和食欲,趁上下客时作速买上一二,旅途就平添

许多情调;我还会联想到深秋阳澄湖畔一盏盏闪烁不定的桅灯,那是村民半夜网蟹的蟹灯,小桅灯挂在小草棚外,吸引着湖里的“横行将军”趋光前来,一不小心它们就脚蹼挂到了网上束手就擒。那小桅灯啊,成了湖畔村民法力无限的“宝莲灯”,一年的油盐钱、男人的酒钱、女人的花布钱、孩子的文具钱都从小桅灯的灯光里幻化出来呢。

后来我恋爱了,春运时依然时常坐棚车,感觉坐棚车可以无拘无束,彼此依偎着,你枕着我,我枕着你,小寐或说悄悄话最是惬意,唯车门处那盏小桅灯羞涩地偷窥着我们。于是就着那微弱的灯光你一句我一句对起了对联、续起了诗文、编起了故事,真是神了,小桅灯幽幽的灯光恰恰能激发出灿灿的灵感。我们俩说着悄悄话,不知不觉站点就到了,那时真希望路程无限止地延伸、延伸……

乘棚车晃荡着小桅灯的岁月一去不复返,现今高铁上现代化客车飞驰于江南大地,沿线处处灯火通明,可我对当年棚车上的小桅灯深深怀恋。



花开富贵 解放春 作

年

□ 张勇

年是欢快的音节和曲谱,年是快乐的心跳和喜庆,年是一个红红的中国结,年是幸福的约定。

年是一坛陈年米酒,窖藏古老民风节俗酝酿的甜美;年是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盛满一年清香的祈愿;年是鼓囊囊的幸福饺,沸腾五谷丰登;年是甜蜜蜜的元宵,舀出美满幸福。

年是吉祥的红。红进窗花的缤纷,红进对联的祈愿,红进灯笼的圆满,红进虔诚的祝福。

年是伟大祖国翻卷出的快乐图腾,年是神州大地万众一心的祈福。

匆匆过客 镇志留痕

□ 顾仲源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上海解放以后,新泾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化较多。从1959年5月起,新泾人民公社成立;1984年4月,就社设乡,成了上海县新泾乡。之后,新泾乡接壤长宁区的一些地域在行政上陆续划归长宁区。1992年,新泾乡全部划入长宁区。1995年,撤乡建镇,新泾乡改为了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

五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长宁区新泾镇镇志编纂委员会发布的征集启事,征集反映新泾镇(原新泾乡、新泾人民公社)几十年(1949年——2010年)来具有历史价值的物件和资料。

新泾镇是我的家乡,我在新泾居住生活了五十多年,其中更有插队落户近十一年的历程。深深的乡情在胸中升腾——家乡编纂镇志,广泛征集史料,我理应热切响应,岂不是益事一桩!

2017年元旦后,我如约来到征集

启事上联系人张先生的办公室,张先生告诉我,他是新泾镇文化中心(原称文化站)的文化干部,三年前他和已经退休的老站长受新泾镇党委和政府的重托,负责总纂《新泾镇志》。

我一摊开在家整理出的老照片等老物件,张先生边看边露出欣喜之情。他告诉我三年来,尽管已经收集到不少老照片、老资料,可是我的这些老物件,不仅充满“新泾元素”、反映出新泾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各方面的点滴,有些是之前未曾收集到的材料,能填补一些“空白”!

比如我的插队落户通知书和会议通知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新泾公社接收七百八十多名“知识青年”的原始实物见证。从1969年开始的每年一本的“劳动手册”(即小工分簿),既反映出当年农村社员劳动记工的状况,又是我务农期间所从事的工作的简要记录;还有摄于1960年的“全家福”照片、我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获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一九六五年五好职工”奖

状、1977年我的“手扶拖拉机驾驶证”、妻子当年参加民兵训练“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姿照片、1981年我从大家庭分户后的“户口本”(已作废的原件)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新泾人民公社一段历史中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个体的点滴。

前不久,张先生将刚出版的《新泾镇志》赠予我。《新泾镇志》上编中,有我的老户口簿、手扶拖拉机驾驶证、插队落户通知书及学习培训通知书、我母亲的奖状等资料图片。下编(村宅志)中,我家于1960年春拍摄的“全家福”照片收录在册。还有一些图文资料收录进了类似镇志副本的书籍《吾心归处——新泾民间记忆录》。

当年的新泾人民公社、新泾乡,到如今的新泾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我只是新泾镇发展历史中的一名匆匆过客,然而能在“镇志”留痕,让我欣慰、使我感慨。由衷希望我的家乡在新一轮的社会改革发展中铸就新的辉煌!



□ 赵韩德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偶遇是惊喜,是缘分。有位哲人说得好:“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跟最好的人,最美的事物,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唯有如此才不负生命一场。”这次到苏州,我偶遇了一个地图都未标记的精致小园林,喜出望外。

大运河从苏州西面流过,给这座精致的园林之城,平添了浩荡之气。大运河在枫桥寒山寺一带,分出两条支流,分别向东至阊门、向南至胥门,双双汇入古护城河。枫桥那一段河流,有个极诗意的名称,叫“枫江”,使人想起“枫落吴江冷”晶莹剔透五个字。大运河边,芳草如茵,柳暗花明,一片美景。其旁一小洲,绿树掩映;无意进入,里面藏着一座小巧雅致的小园,门匾:“一科技园”。仔细游览,我大吃一惊,这里原来竟是清代大学者段玉裁的私家园林。枫江粼粼秋水,在水榭之下闪烁。

段玉裁,清代文字学家,经学家。江苏金坛(金沙)人,晚年自称“砚北居士”,“侨吴老人”。25岁中举,曾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知县,46岁退隐枫桥,于枫江畔筑园,潜心学术。巨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为训诂学经典。前人评价:“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小园内花影移墙,峰峦当窗,宁静素雅。我久久伫立。园中主厅为江枫草堂,乃主人会客、雅集之所。吟诗作画,饮酒下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草堂楹联好意境:“近郭古招提毗连浒墅名区渔水秋深涵月影,傍山新结构依旧枫江野渡阁船夜半听钟声。”陆润庠撰书,诗情画意大手笔。

我一直对注家深怀敬意。佩服他们的渊博,佩服他们的精到,佩服他们的一丝不苟。也曾热心地“凡尔赛”式读一把,读笺注本。以为读笺注一本,相当于兼阅数本。对注家又多一层心仪和感激。拜读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朱惠荣的《徐霞客游记校注》,刘逸生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以及李善注的《文选》,酈道元注的《水经》,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余嘉锡笺注)……对段金沙先生所注《说文解字》,亦心向往之。捧读著作已是荣幸,偶遇其中人物的故居,更何其令人高兴。

再怎么敬仰段先生,也比不过先生的外孙;先生外孙对外公的感佩,可谓五体投地。这位外孙叫龚自珍。龚自珍诗里,不止一次地提到令其骄傲无比的外公:“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图籍移徙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氍载一车。”龚自珍曾狠下功夫研读《说文解字注》,每周三次,前后六年。

小园香径独徘徊。我想,此园之名,为何称“一枝”?园内资料解释,说是指“一枝独秀”。我或不敢以此为然。窃以为段公断断不会在园名上作自我标榜。我认为,李商隐的一首诗,可能更符合段老先生的性格和为人,段先生或取义于此诗也。李诗曰:“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想段公隐于小园,夜灯研读,日间则持一藤杖闲步思索,正是做学问的境界。

闲时光

一枝藤